允吉先生

邵毅平

陈允吉先生是我无锡老乡，那一口夹杂沪语腔的无锡普通话，别人听来或许要费些理解，我听来则活色生香，分外亲切，自信比“十分”还要多领会些。近代以来，我家乡除了打铁、磨豆腐、抬轿子这三种行业，泥娃娃这种土产工艺品（均见《围城》），还颇出了些优秀学人。我虽无缘识荆，但看钱钟书、杨绛写的文章书信，读杨必译的萨克雷的《名利场》，总疑心他们开口说起话来，也必定是允吉先生似的无锡普通话，于是就对乡贤们多了一份亲近感。

允吉先生口才甚佳，又气场强大，凡群聚时有他在场，则必听他朗声大语，指点学术，八卦学人，时时爆出哄堂大笑。凡遇此等场合，即便有要紧事，我也必不愿离去，且往往率先失笑，因熟悉其无锡普通话也。回想起来，复旦中文群星璀璨时，那自由而无用的风里，曾交飞着各种方言普通话：朱东润先生的泰兴普通话，贾植芳先生的山西普通话，王运熙先生的金山普通话，章培恒先生的绍兴普通话……有时也不免杞忧，随着这些方言普通话的渐次消歇，复旦的风还会那么自由而无用么？好在我们还有允吉先生的无锡普通话。

记得有一次，在相辉堂对面的中文系老楼里，允吉先生在古典组的小会上发言，大意是对古文考试方式有些异议：“伊个带点点头的字顶难弄……”（那种带点的字最难对付）瞬时就觉得说到我心里去了。那时我刚留校任教不久，暑假里常被组织去参加各种阅卷，面对铺天盖地的试卷昏头涨脑，除了不懂作文评分怎么可以精确到分，尤其头疼批改那些带点的古文字词，非要考生说出是什么成分起什么作用。古文本来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的，每个字词的意思都随上下文起舞，除非是专门研究古汉语语法的，否则真有必要去纠结成分作用吗？但那时我既无自信也不敢说，现经允吉先生坦率地说出来，他又是那么有学问的人，可见得我的腹诽不无道理了。也许托允吉先生快人快语的福，后来人家就不找我们去阅卷了，我也得以从昏头涨脑中解脱出来。

上海古籍出版社组织编撰“十大”系列丛刊，允吉先生邀我参加他主编的《十大文学畸人》。不同于一般的“诗人”、“画家”之类选题，“文学畸人”是允吉先生自己选定的题目，旨在表彰背俗反常却才华卓荦之士，在该系列丛刊中显得独树一帜。允吉先生确定了主题和写法，然后就放任大家自由去写；而让我写的任情放诞的唐寅，又是合我口味让我喜欢的（又有谁会不喜欢唐寅呢）；所以整个过程觉得很是享受，也由着己意借题发挥了一通。后来他编自己的荣休纪念文集，又邀我写了篇关于《桃花庵歌》的短文，我又借题发挥了一通文人的精神突围之类，其实也是有允吉先生的影子在里面的。

允吉先生的学问，尤其是关于佛学的，我是无缘置喙的。但是拜读他的大作，跨界越野，出梵入华，精彩纷呈，胜意迭出，却每让我想起“比较文学”。说起风行一时的“比较文学”，很多人似乎更喜欢坐而论道，在各种概念理论里打转转；允吉先生则并不标榜什么，只是把一篇篇大作端出来，便成为斯界绕不开的经典。

关于研究方法也是如此。允吉先生当然是预流的，什么弗洛伊德、变态心理，他都下过相当的功夫，却并不掉弄概念理论，而只是切切实实地去践行。在这两个方面，他都是我效颦的榜样。

其实仔细想来，我既无荣幸听允吉先生的课，学业也无缘得到他的指点，侥幸有所收获，皆得自他的大作或謦欬。算算到今年秋天，我在复旦就满四十年了，认识允吉先生也该很久了吧。有一首歌唱道，时间都去哪了？但在我的印象中，时间好像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允吉先生。每次见到他，哪怕是我浪迹海外多年倦游归来，哪怕我自己已越来越有迟暮之感，允吉先生却必定还是老样子，简直就跟几十年前初见时一样。他的身板总是那么瘦削硬朗，镜片后面的眼神也总是那么睿智，好像洞穿了人生与学问的真谛，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中。每次在校园里或学校旁边某条“国”字头“政”字头的马路上，邂逅快步行走中的允吉先生，听他一声中气十足的无锡普通话招呼：“毅平兄……”，我即便正好有些消沉，也会顿时振作起来。

围棋之美

黄阿忠

我一直把围棋看作是一个高雅的博弈和计算的游戏。真不明白，为什么把它列入体育比赛的项目？后来有人告诉我，是这项活动需要体力、耐力、恒心、心智等，因而被界定为体育竞赛的。

我学下围棋有年，开始略知定式、布局、对杀、做活、收官等规则，然后，待进展下去则不求甚解，只图开心，使着性子且不循理乱下。常念念不忘围棋，而乐此不疲，无奈下棋的水平怎么也提不起来。然有意思的是，当我会下围棋后，对其他的棋类就再也没有兴趣了。

及长，有机会与高手相遇言谈，加之绘画、读书的心得，逐渐悟出了棋中的道理和看到了围棋所蕴含的美。

围棋是具有美学精神的。纵横交错的点聚散着黑、白而构筑了棋势；经纬之间的布局，呼应形成了棋形。棋势之开阖，得乾坤天地转换，行棋围孔争势，黑白共舞飘逸；棋形之流动，纵天地日月星象，进退相应空灵，泾渭分明取和。围棋在博弈中所生成不同的势和形中，我仿佛看到了星空、山川、河流、平原、云彩；围棋在纹枰中所对激的时局转换中，我亦感受到了那布局流畅似鱼翔浅底，风和日丽，短兵相接似鹰击长空，电闪雷鸣。棋局犹如自然之景而成的大气象，其中美意油然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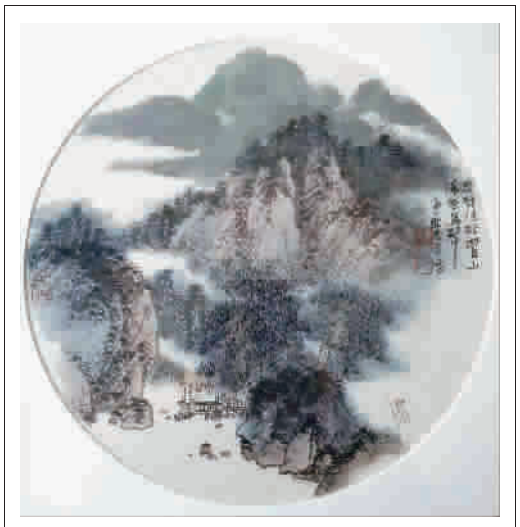
想起了围棋的布局和定式，还有做眼、成活，设计走势，做大模样等等，包含了许多哲理和棋理；又比如绘画的章法、构成、构图，以及点、线、面等等，它们之间的关系所形成的审美和画理，有许多相通的道理。围棋黑、白布局和绘画的线条、色块构图、摆大关系等都有视觉的美感。画画的构图，无非是这里有几个色块，那里有几个点，再有几根线连接而已；围棋也不过是这里放几个白子，那儿应上几个黑子，从而形成棋局上的模样，然而所呈现的视觉效果却非常相似。黑、白布局和点、线、面构图，都有疏、密的节奏，都有空灵、形态的变化，这些，也正是美的体现。

绘画和围棋还有许多相似之处，围棋成活的必要条件是做眼，而且最起码两个，不然此棋便死。换句话说，这个“眼”就是“孔”，棋盘上的“孔”聚聚散散就成了“形”。因为有疏、密，聚、散，故而世界上没有一盘相同的棋，因此每一盘的棋形也就会产生各种变化。若将此“棋理”通解绘画：一幅画若不留透气的“孔”隙将闷死，这个透气的“孔”如同围棋之眼，填满即死。看满盘棋势的流动，棋“孔”的变化而生成的“形”，就如同看一幅画，于审美而言，是不是能悟出点美感。

古代文人墨客茶余饭后，树荫下纹枰手谈，长松亭亭如盖，烟云缭绕若仙境，或是怡情养性，恍恍然境界全出；又或武士儒将战前挂袍，石凳前敲子对弈，微风拂动柳叶，江上余霞红满天，或是计议谋略，等闲平地起波澜。画面的诗情和由此产生的美感，挥之不去。

围棋的美是不可多得的，尽管围棋是竞技的体育项目，但是我认为围棋的最高境界不是激烈冲突，而是美好的和谐。

我忽然想起民间流传的围棋故事：晋代樵夫王质去烂柯山砍柴，于石梁下遇两童子纹枰对弈，王质于一旁观看棋局。日暮天晚，樵夫准备回家，发现随身携带之斧柄已经腐烂，而山下时光已经过了五百年。故事带来了围棋的飘逸、超然、致远和营造出的仙境，以及给你的那种美的享受，尽在意味之中。



谷静唯松响 （中国画） 耿忠平

一花一世界

刘伟馨

日本电影《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把我们带到一个庭院，那里长满花草，还有虫鸣鸟飞。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庭院主人熊谷守一，30年不出院门。他是日本著名画家，时年94岁，早期被称为野兽派画家，晚年绘画以简约、朴拙为特色。电影开场，镜头扫过熊谷守一的画室，除去杂乱的绘画工具，悬挂在墙上的画——几片树叶，几只蚂蚁，或者栖息在树枝的小鸟，宛如小孩所画，透出自然之气。

这不是一部传记片，不是对熊谷守一漫长艺术生涯的回溯、追记，在片中，甚至看不到他拿起画笔作画的过程（因为他都在晚上画画），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他日常生活状态：穿着木屐，拄着双拐，在庭院里行走；或者坐在树丛、池水边听虫鸣，看鱼游；或者铺席躺在花木中，望天空，看飞鸟。蜜蜂、蝴蝶、蜥蜴、蚱蜢、知了、蚂蚁……都是他问候的对象：“你们一直都在这里吗？”一块石头，也会引起他好奇：“你从哪里飞来？”庭院里所有的植物和虫子，似乎都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熊谷守一三十年如一日，足不出户，被人称为仙人。他不知道新干线，对外界的变化也很少关心。电影中有一个镜头，他试图走出院门，可一看到门外张贴的标语，还有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吓得快步走回庭院，只有坐在熟悉的一草一木中，吸口烟，他的心才安定下来。电影里，有一段熊谷守一看电视中介绍自己的纪录片片段。纪录片中说：“熊谷守一不在意金钱和名声，在这个郁郁葱葱的庭院里，一心一意作画。”事实上，熊谷守一对宣传自己的纪录片不以为然，他起身离座；对国家授予他文化勋章，也拒绝接受；有人要给他拍照，他说：“拍照就像狗一样，被人在面前盯着看，还要抬头啥的，太奇怪了。”他不喜做作，率性而为。他和老妻有一段对话。他说：“如果人生能重来一遍，你觉得如何？”老妻：“这样啊，我不要，因为太累了。”他说：“我不管重来几次都愿意，想多活一些时日，我喜欢活着。”这是他最高的人生境界。

读碟

按理说，熊谷守一归隐庭院，应该是远离尘嚣、寂静安宁，但很有意思，电影呈现的却是忙碌景象，这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熊谷守一忙于观树听虫声，而他的家，却每天来客不断，有些甚至素不相识。有采访拍照的，有索要字画的，有请求题写店招的。电影在表现熊谷守一应对时，充满了禅趣。温泉旅馆老板请求熊谷守一题写店招“云水馆”，希望仗着名人，带来生意兴隆，“多少钱一个字，由老师定”。因为客人来自熊谷守一故乡，他答应了。电影画面迟迟没有给出画家题写的字，只是给出了围观者的反应镜头，当“无一物”三字最终出现时，老板尴尬，我们却会心一笑。摄影师给熊谷守一拍照半年，弄清楚熊谷守一喜欢坐在14个地方，比如树桩、木桶、翻倒的花盆，等等。但此刻，没有什么比这个画面更打动摄影师：熊谷守一伸出手臂，凝神观看手掌一块石头，此时，四周的树叶被风吹得哗哗响。风动，人不动。禅意十足。还有，熊谷守一卧在地上观察蚂蚁：“蚂蚁是先迈开左边第二条腿爬行的。”摄影师和他的助手，却怎么也看不到：“好像看到了，又好像没看到。”熊谷守一是用心看到的，还是真看到了？

扮演熊谷守一的是山崎努，老妻由已故的树木希林饰演。两位老演员，让一部电影充满了生气和色彩。庭院四周，将要盖建高楼公寓，这会使庭院失去阳光的照耀。当公寓所有者和监工前来洽谈时，熊谷守一像老小孩，躲进厕所。他对此无能为力，可在片尾，我们还是看到他在坚守。

俯拍镜头下，建成的高楼包围着庭院，庭院虽然狭窄，可绿意依然绵延。有人曾问他：“你不想走出狭小的院子，去宽广的宇宙吗？”他说：“我要待在这里，这个庭院对我来说很宽广，待在这里就足够了。”这里是熊谷守一艺术之源，也是他灵魂安放之所在，他又怎么会放弃？

我上过电台

任溶溶

上海一解放，我就上电台。当时第一任电台台长是周新武同志，他是拉丁化新文字前辈，年轻时就在北京从事新文字工作。他知道我是新文字工作者，就让我到电台广播教拉丁化新文字。

当时电台在延安西路乌鲁木齐路口，我每晚到电台广播，还遇到在电台教京戏的一位专家，好像是范石人。他每晚在电台广播教京戏。后来电台搬到了北京东路外滩，我到那里仍旧广播教新文字。

电台每晚门口挤着好多越剧迷，他们是来看电台广播越剧著名演员的。我投奔新四军时在黄桥见过的袁方同志（上海抗战前闻人袁履登的女儿）是那里的主管。

后来我又作为儿童文学工作者定期到电台给小朋友讲故事。我讲的故事，《少年文艺》负责人李楚城同志收听了很满意，拿去发表了。

感恩绿叶台

丁惠民

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1989至1991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在公派去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做研究访问期间，有一次在实验室不慎跌跤，使颅脑内神经系统受到损伤，导致全身肌肉逐渐萎缩至瘫痪，被德国医生诊断为疑似肌萎缩侧索硬化（医学上简称ALS）。回国后虽经上海和外地的多家医院治疗，但均无疗效，而我的病情却日益加重，说话困难，吃喝拉撒睡等日常生活无法自理，完全依靠家人或护工的照料，更无法上班参加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1994年上海教育电视台开播，其中的《健康热线》栏目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给万千疑难病患者及其家人带来温暖和希望。我无法打电话，曾写信去教育电视台，希望他们能安排一次节目，请专家介绍一下ALS的诊治问题。

1997年的春节前夕，在交大工会副主席的陪同下，上海教育电视台的谢家骝副台长率队来我家进行慰问，他代表绿叶台员工赠送我500元慰问金和精装食用油等慰问品（在教视当天晚上播出的教育新闻中得知，原来是他们将台庆3周年的一部分经费节省下来，用来慰问本市教育系统的一些生活特别困难的教职工，我即其中的一位）。谢台长深情地对我说，你作为交大的教师，在出国访问期间不幸罹患重病，无法继续在教学科研等方面施展才华，这不仅是你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的损失，作为同属教育系统的同仁，深表惋惜和同情。他鼓励我面对现实，安心养病，争取早日康复。如果有什么困难需要他们电视台帮助的，他们一定鼎力相助。

不久，《健康热线》栏目牵线，我住进华山医院神内科病房，著名的神经内科专家、华山医院神内科主任吕传真教授及其团队在对我进行各项检查后，使用当时先进的免疫抑制剂和鸡尾酒治疗法对我进行试探性治疗。虽然历时一个半月的试探性治疗没有成功见效，但绿叶台对我的关爱和鼓励，增添了我与病患抗争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此后多年，我时常会收到绿叶台员工精神和物质上的慰问，编导过玲老师和主持人周荃还帮我多方奔走，使我多年来悬而未决的老工伤待遇问题得以彻底解决，我没齿难忘。

据医学统计，ALS患者的平均生存时间为3到5年，而我得病快30年了，现在除肌萎缩外，身体其他各项指标基本正常，并且有时还能在电脑上用一只手指敲打键盘，写些小文章，回报社会。我想，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么多年来，我得到了我们交大以及包括绿叶台在内的社会团体和许多好心人给我在各方面的、充盈无比的正能量，正是这种正能量在我身上产生的免疫力（或叫抗体）有效地减缓了病情的发展速度，使我得以带病益寿延年，使我能平和从容地笑看大千世界、分享中国梦的逐步实现给老百姓带来的红利和喜悦。

十日谈

绿叶对根的情意

责编：刘芳

以健康教育为己任，他们有着一份爱心。请看明日本栏。